

阡陌特别推荐

水晶链丛书

危险情人

汪孟苓

阡陌
特别

推荐



阡陌 特别推荐

汪孟苓著

危险情人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危险情人

作 者:汪孟苓
责任编辑:云 梦
责任校对:风 鸣
责任监制:孙 慧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2 印张5.25

字数:100,000 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300册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9—1106—9/I·1035

定 价:7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汪孟苓和她的“水晶链”

阡 陌

这套“水晶链丛书”是加拿大籍华人王戈先生推荐给阡陌的。

因为坊间盗版猖獗，以假乱真，鱼目混珠现象十分严重，所以有选择地集中推出某一个作家的真品显得十分必要。为此，我选择了汪孟苓和她的“水晶链”丛书。

汪孟苓在海外华文作家里不是个异数也不是个变数，应该说是常数。身居海外，却身怀着正统得不能再正统，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爱情观念。在他笔下绝对的是一夫一妻制，她崇尚真爱，摒弃那种“杯水主义”、“逢场作戏”式的滥爱滥交。也许书友们听了会觉得没趣，甚至会说九十年代还谈什么“从一而终”的一夫一妻制？有人曾说爱就是四季，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而变换。如同听一盒歌带，当歌听腻了就应该换新的；如同看一盘 VCD，故事演熟了就以旧换新，而汪孟苓不这样认为，因为她笔下的爱都是历经磨削的水晶球，是磨去生活杂质的彩珠串成的水晶链，有着永恒的价值。

你看《变身新娘》中的陈曦，为了反抗父亲从利益出发的婚姻而逃身在外，偶然上了一辆车。车主人唐书印为了母亲的健康正焦急地迎接一金发女郎来作新娘，而女郎未到却遇陈曦。陈曦为逃避父亲的追踪正藏身车中，这样陈曦在唐书印的央求下权作替身新娘，讨得患严重心脏病的唐母欢心。在这样的巧合中，二人由邂逅到相知，由相知到相恋，陈曦找到了真爱，虽历经曲折，但最后终于改假成真。爱情之甜蜜，恋情之精

彩，尤如一颗水晶球，闪烁着无比诱人的光芒。

再看《目击证人》，女私家侦探葛葳，刚开张接了第一笔调查业务，就陷入了一个凶杀案，她成了现场报案的目击证人。这样一部侦探推理型的小说，汪孟苓能把它写得妙趣横生，在这样充满凶杀的险恶环境中，她能一层层剥开主角身上裹着的冰冷外衣，显露出里面炽热的爱心。在这样一个个特殊的环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爱情故事。这又是一颗闪烁着紫色光辉的水晶球。无论是《痴狂》、《揭开你的冷面》还是《危险情人》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令人萦怀，曼妙无比的爱情故事融溶在曲折复杂，多姿多彩的故事里。汪孟苓笔下选择的爱情瞬间都是最完美，最纯真的一刻，几乎是白璧无瑕的完美。

谁能说这种爱情不好呢，任谁也渴望有这种近乎完美的爱。这也就是“水晶链丛书”吸引力之所在。奉献真情，追求真爱，这是汪孟苓的最大写作追求。人生间有许许多多瞬间，有假的、丑的、恶的，但汪孟苓只选择真善美。她不象我们身边有些作家那样，专以揭疮疤，扬丑事，滥情滥性为能事，似乎乱伦、赤裸裸的性暴露、乌七八糟的性虐待等等描写才是生活主流，不可否认，生活中有许多假丑恶，但汪孟苓只想将水晶链奉献给书友，她希望一个个朋友怀着纯真，戴着水晶链走进爱的殿堂。

这就是阡陌将“水晶链”推荐给书友的原因。

汪孟苓不是席绢，不是于晴，不是沈亚；

汪孟苓也不是詹美玲、方蕙、黄苓、樱梦秋；

汪孟苓是她自己，有她自己独特的风格，她笔下沉稳、老练，文章结构严谨，是一个比较成熟的“新人”。

阡陌要对书友说句套话：“希望你们能喜欢水晶链”。



A

何瑞麟悠闲的半倚在舒适的绒布椅中,感觉到机身正在逐渐下降中,他知道,目的地终于到了。

十年了,他终于将回到睽违已久的家园。

十年前,甫踏出校门的他,背着简单的行囊,和姊姊硬塞给他的三万元,只身到美国打天下。

他从一个餐厅小弟到公司职员,而至今日,已是一个拥有数种关系企业的公司负责人。

他的成就,令那些白皮肤、黄头发,自诩为最优秀人种的美国人对他们刮目相看,他们称呼他为“东方少见的精英”、“台湾少见的商业奇才”。

在异邦,他被人接受、受人尊敬、他是骄傲、满足的,但,美国终究不是他的家。

他极渴望让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家人,肯定他存在的价值。

他要在台湾另创一个事业高峰。

而在此之前——有笔恩怨需要了结。

想到此,他的眼神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阴郁、冷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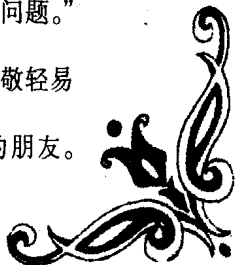
邻座的傅之敬了解地看着他,十分明白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。

何瑞麟是个异常难懂的人,但没有人能比傅之敬更了解他。

“你想入主‘大新’企业,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成问题。”傅之敬眼里有着绝对的自信。

“很好。”何瑞麟淡淡的笑了,一点也不介意傅之敬轻易地看穿他的心思。

傅之敬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,也是他唯一的朋友。





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唯一能教何瑞麟全心信任的人。

“邱兴已经是穷途末路了，他会非常愿意拱手让出总裁的位置，只求保住‘大新’免于破产的命运。”傅之敬的语气中有丝同情，他一直是个心软的人。

何瑞麟同样的了解他，承诺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‘赶尽杀绝’，总会留条后路给他的，至少让他当个名誉董事之类，不需要负什么责任，只等着坐收红利。只要他没有太大的野心，懂得知足常乐，我保证他们一家子能丰衣足食的过完下半辈子。”

傅之敬相信他，但仍不免为邱兴感到遗憾。“大新”是邱兴的祖父白手创建的，没想到传到 he 手上却得拱手易主，他心里的痛苦可想而知。

“我入主‘大新’，完全秉持着平等互惠的原则。‘大新’可以使我在台湾的事业有个最有力的开始，这家公司也会因为我的巨额投资，而得以生存下去。就算我不接收，也会有别人接手，而我起码能比别人厚待邱兴，毕竟，我和他无怨无仇……”

谈到仇恨，何瑞麟的话锋一转，眼神变得冷冽骇人。“你查出有关叶宜庭的一切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傅之敬佯装被冒犯的开玩笑：“你不是在怀疑我办事的能力吧？”

“很好。”何瑞麟笑了，而他眼中的冷硬却更加教人胆寒。

傅之敬沉吟的目光在他脸上搜寻，试探的问：“为什么找她？”

何瑞麟嘲讽的轻挑眉峰：“你不会以为我找她，只是为了向她问好吧？”

“你要报复。”傅之敬的语气非常肯定。

何瑞麟没有否认。

“何必呢？”傅之敬试图劝阻他。“我知道你对秋玲的感情，但逝者已矣，你又何必……”

何瑞麟摇头打断他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就该了解我这么做



的理由。”

傅之敬轻叹：“我只是希望你过自己的日子，仇恨无法让人快乐。”

“然而如果我无法替秋玲讨回这笔债，我的内心一辈子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。”何瑞麟坚定的反驳。

傅之敬放弃了，知道无论再说什么也无法打消何瑞麟的决定。

何瑞麟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，但在必要时，他的心可以变得比谁都坚硬，比任何人都冷酷；傅之敬不免开始同情起那素未谋面的叶宜庭。

“叶宜庭必须为她对秋玲所做的一切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”何瑞麟信誓旦旦。

叶宜庭将花束置放于秋玲的坟前，心中充满了浓浓的伤怀。

两年了！今天是秋玲姊过世两周年的忌日，而这一切仿佛才发生在昨日……

三年前，父亲经商失败，母亲郁郁寡欢，所有家计的重任顿时落在甫踏出校门，尚青涩无知的宜庭身上，是秋玲姊帮她渡过那段晦暗的日子。

何秋玲拥有一家颇负盛名的摄影礼服公司，她录用毫无半点工作经验的叶宜庭为助理；叶宜庭跟在她身边学了不少的专业知识及处世之道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因此肯定了自己的价值，并找到生活的目标。

秋玲姊对她来说，不仅是她的老板，更是她的良师益友。

她们两人情同姊妹，直至……直至该死的高建斌破坏了一切。

高建斌是何秋玲的丈夫，温文儒雅、英俊潇洒的他常是女孩注目的焦点。

叶宜庭也曾一度喜欢过他，但只限于欣赏以及尊敬；因为他是秋玲的丈夫，叶宜庭只是将他当作姊夫看待。但，高



建斌却不这么想。

刚开始,他只是对她特别地友善,继而是找尽各种机会私下和她独处;当叶宜庭终于感到事有蹊跷,她吓坏了。

当时,涉世未深的她慌乱得不知所措。她不敢告诉秋玲姊这件事,又不知该如何令高建斌打退堂鼓。

她真希望两三年前的她,就有如现在这般的坚强,否则,她就不会因为一时的犹豫及怯弱,而造成如今永远弥补不了的缺憾,以及……背负可能永远也洗刷不了的冤枉。

那时的她太天真,为了不让秋玲姊因高建斌的风流而伤心,她以为她可以在秋玲姊不知情的情况下,劝阻高建斌浪子回头,却没想到,她反而给了高建斌轻薄她的机会。

正当高建斌色胆包天的抱住她,企图剥她的衣服之际,秋玲姊却撞了进来,解救了她。

当她兀自惊悸不已之际,高建斌却狡猾地开始指控她,声称她背着秋玲姊,勾引他多时,声称他是无辜的,只是不知该如何拒绝一个死缠活缠,甘愿自动投怀送抱的女人。

她瞠目结舌,讶于他睁眼说瞎话,能颠倒是非黑白的“本领”,但更教她惊讶的是,秋玲姊选择相信她那无耻的丈夫,而不肯相信她。

怀着满腹委屈、悲愤的她,无奈的离开了公司,离开了秋玲姊。没想到的是……半个月后,何秋玲自杀身亡,而她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。

“我就知道能在这里遇见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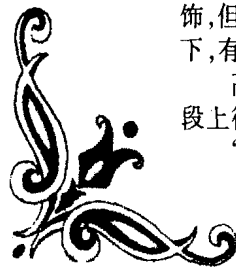
听到这熟悉的声音,叶宜庭身子一僵,心中的怒火急剧攀升而起。

她以伪装的冷静,转身面对高建斌。

他依然英俊潇洒,有着迷人、教人无可挑剔的外在修饰,但叶宜庭比任何人都还要看得清楚,在他完美的外表下,有颗肮脏、邪恶的心。

高建斌的眼光依恋的在叶宜庭那愈见动人的脸蛋、身段上徘徊。毫不掩饰对她依然存在的兴趣。

“快两年没见了吧?就猜到很可能在这见到你。”他





眉峰一挑：“我知道，你不会忘记秋玲的忌日。”

“我当然不会。”她忍不住想讽刺他：“但我很惊讶你竟然记得。”

他无耻的轻笑着坦承：“我岳父大人昨天一再的提醒我，我至少也得假装做做样子。”

“你真无耻。”她气绝。

他对她的辱骂不但无动于衷，甚至是志得意满。“我只是比一般人坦白，不想假装自己是个失去心爱妻子，悲伤得无法再振作的男人。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接着道：“秋玲选择了死亡，而我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我有自己的人生要过。”

“一个人要活得问心无愧。”她眼里充满了对他的轻视和厌恶。“你真的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吗？你的风流、不忠害死了一个爱你的女人，你真的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吗？”

“我没有拿刀逼她割腕自尽。”他说得理直气壮。

“你是没有，但你能否认她不是因你而死？”叶宜庭声色俱厉的质问他。

高建斌点上烟，深吸了几口，缓缓的耸耸肩：“她太傻了。”

“秋玲姊确实太傻了，傻得为一个根本不值得的男人赔上自己的生命。”他的不知悔恨、他的轻描淡写，令叶宜庭怒火中烧。

“秋玲太爱钻牛角尖，太想不开，不懂得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学会妥协，她把生命看得太认真、太严肃，以至于到最后，选择亲自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

他将一切罪过推得一千二净，强调道：“没有人逼她自杀，这是她自己的选择。”

“她只是不幸的遇见你，而且死心塌地的爱上你，你是不是要说这一切全是她咎由自取？”叶宜庭又悲又愤的讥讽他。

“你真像只刺猬，不过是最美丽的一个。”他嘻皮笑脸。他竟然跟她调情？





他难道不知道她恨他？如果可能，她希望永远都不必再见到他！

叶宜庭不屑再和他多费唇舌，转身便欲离开，但高建斌却出声唤住她。

“你不要傻得步上秋玲的后尘。”

她瞪着他。

他径自接着道：“人要活得率性、开心，为自己而活，否则，做人不就太辛苦、丝毫没有半点乐趣可言了？”

她反驳：“可是当人的任性妄为伤害到别人，那就叫自私。”

“人本来就是最自私的动物。”他依然理直气壮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”

她轻视的摇头。“我想你永远也不懂得该为这个社会尽点责任及义务，幸好不是全天下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自私，否则早已天下大乱了。”

“你之所以躲避我，就是因为你那可笑的道德观吗？”

他问得突兀，她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他研判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：“因为秋玲自杀了，所以你强迫自己抗拒我，否则对不起她？”

“我抗拒你是因为我看不起你，我轻视你！”她说得直截、坦白，那就是她心里真正的感受，并没有半点赌气的意思。

他一点不相信：“你喜欢我的，我知道。”

叶宜庭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，没想到他真的那么厚颜无耻，自我膨胀。

高建斌笑得好得意，轻蔑中带点邪气：“我还记得两年前的你有多清纯，整天跟在我身后，‘高大哥’‘高大哥’一声声的喊我，我随便说个笑话，你就捧场的眉开眼笑，我多注意你两眼，你就一副娇羞不已的模样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她喝止他，两手紧握成拳，紧得长长的指甲险些掐入肉里。如果她有杀人的勇气和能耐，他将会是第一个遭殃的人。



“是。我曾经喜欢过你，甚至尊敬你。”她为以前的盲目而深感恼怒。“但那是在我真正认清你之前的事，如果我早知道你是个自私自利、狼心狗肺的混蛋，我绝不靠近你一步！”

他对她的羞辱置若罔闻，专注的视线在她身上徘徊。“你愈来愈美了，两年前的你清纯可人，现在的你有一股成熟的韵味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挺喜欢你的。”

他的赞美只令她恶心，她兜头浇了他一盆冷水：“我轻视你！讨厌你！”

他不怒反笑，仿佛当她只是女人习惯性的闹点小情绪。

“我太了解你们女人口是心非的矛盾情结。”他促狭的一笑：“如果你肯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却除对秋玲根本不该存在的罪恶感，你就会坦白的承认，你是受我吸引的。”

“你真是自大得令我吐！”她真希望自己能想出更贴切的形容词，来表达出对他的轻蔑和不屑。

他耸耸肩，以暧昧的语气说道：“别尽以怒气来掩饰对我的真正感觉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可以谈场成年人的恋爱。”

“我懂你所谓的‘成年人的恋爱’指的是什么，是那种不受束缚、不负责任，只追求感官享受的刺激。”她鄙夷的瞪着他：“那不叫做爱，那是滥交，我叶宜庭绝不会堕落至此。”

“你大概还需要点时间做自我的挣扎。”他固执的以为自己真有令她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

不给她开口反驳的机会，他紧接着说道：“等到哪天，你终于说服自己，抛却了迂腐的道德观念和浪漫的少女情怀，来找我，你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我，我等你。”

“你永远等不到。”叶宜庭斩钉截铁的告诉他：“即使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考虑你。”

她说完，拂袖而去，真的祈求老天爷保佑，保佑她今生今世再也不必面对那令人作呕的高建斌。

叶宜庭拼命的向前跑。



她的心跳如擂鼓，她全身的血液激流奔窜……
她跑得双腿发软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肺部仿佛已着了火……

但，她仍然继续向前跑，因为秋玲姊需要她；如果晚了，只怕一切都来不及……

仿佛跑了一辈子，她终于赶到礼服公司的双扇大门前。双扇木门轻轻的阖上，但并未上锁，她轻易地推门而入。

室内一片静谧，黄昏的夕阳穿透明净的玻璃窗，斜映成屋内一片柔和的晕黄。

她的侵入，打碎了这仿若风暴来临前的虚伪宁静，满室只听得见她如雷的心跳，和急促的喘息声。

她全身寒毛耸立，一股莫名的寒意自心底窜起，她勉强提起沉重的脚步，缓缓的往里面走。

她首先发现到不对劲的地方，一向整齐的挂在两旁衣架上的各式礼服，如今已被疯狂地撕扯、丢弃，凌乱的散布在地板上。

她惊恐莫名的急步往前走，终于，她看见了秋玲姊……

秋玲姊面无血色的仰卧在雪白的白纱礼服上，她的腕上有道骇人的伤口，血正自那里泉涌而出，染红了白纱，猩红的血渍不断的扩大……

她尖叫，扯心裂肺的尖叫——

叶宜庭终于摆脱梦魇的纠缠，翻身坐起。

她的喉咙干涩地发不出声音，只是茫然的瞪着幽暗的前方。

床头灯被扭亮了，邻床尚未入眠的妹妹坐近她床畔，安抚地搂住她的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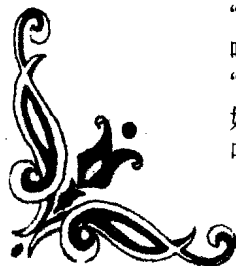
“姊，你又做噩梦了？”叶采娟同情却并不意外的问。

叶宜庭缓缓的点头。

“还是一样的梦？”叶采娟秀眉微蹙。

她又点头。

叶采娟关切的看着她。“你已经有好几个月不曾做过



那个梦,发生了什么让你心神不宁的事吗?”

是的,高建斌是始作俑者,他的出现勾起了她心中痛苦的回忆。

自父亲经商失败,带着心力交瘁的母亲回到尚未发迹前居住过的东部小镇,那时尚在大学读书的妹妹便成为她最亲近的人。

即使采娟早已毕业,踏入社会,并和她在同一个地方工作;但在她心目中,妹妹应该仍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

采娟约略知道两年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事。知道她是第一个发现老板自杀的人,受到极大的震撼,却并不完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,因为当时宜庭不忍让妹妹替她担心,现在亦然。

“我没事。”叶宜庭露出微弱的笑容,要教妹妹放心。

“你最近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了,公司酝酿着易主,邱伯伯心绪不宁,以成又还没有扛大局的能力,很多事自然就落在你身上。”叶采娟轻声道。

“应该的。”叶宜庭抚慰的一笑:“邱伯伯不但是爸爸多年的好友,他更在我心情最低潮的时候给了我这份工作,让我有了新的精神寄托,现在他有了困难,我们当然得竭尽全力来帮他。”

采娟点头,但仍忍不住劝:“至少,你要尽量放松心情,公司短缺的资金对我们来说是笔天文数字,我们在实质上也帮不了什么忙,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叶宜庭致歉:“对不起,把你给吵醒了,快睡吧,明天还得忙呢。”

“晚安,姊。”采娟听话的回到自己的床上,按掉了床头灯。

叶宜庭躺回枕上,晶亮的眼睛凝视着幽暗的前方,情绪翻腾得一时无法入睡。

她害怕闭上眼睛,害怕再重历秋玲姊横卧在血泊中的骇人画面……

她怀疑,难道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个梦魇?



B

汪
孟
苓

感
性
系
列
作
品
集

邱兴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一向意气风发、自信满满的 he,如今显得憔悴而颓丧。

叶宜庭面对他,心里有着极深的感触;她了解那种高高在上,却陡然跌落谷底的悲哀。她爸爸曾经跌过更大的一跤。

“公司易主的事已大致确定。”邱兴面色凝重的告诉她。

叶宜庭不知该说什么,如今再多的安慰话语也属徒然。

“对方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企业家,那人年纪虽轻,却异常精明、有魄力。”

邱兴尽量客观的评论道:“有了他带来的巨额资金,‘大新’绝对能起死回生,以他的敏锐、干劲,甚至能使‘大新’再爬至顶峰。”

叶宜庭迟疑的问:“邱伯伯,你以后有什么打算?”

邱兴轻叹道:“对方还算厚道,让我保有一小部分的股权,除了不能再独揽大权主事外,至少后半辈子的生活所需不至匮乏。”

叶宜庭一阵心酸;尽管邱伯伯外表还算平静,但她太了解,他一直是骄傲、自负,习惯掌握大权的人。如今,他被迫将祖创的公司交到别人手上,更得受制于人,他内心的苦楚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

邱兴仿佛看穿了她心里的想法,反过来安慰她:“这些日子来,你邱伯母劝了我很多,我自己也想了很多,我已经能接受这个事实了。”

叶宜庭庆幸邱伯伯有个贤内助,他现在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家人的指责和怨怼,体谅和包容才能支持他面对未来漫长的



岁月。

“邱伯伯，想开了就好。”她柔声道。

他苦笑：“我老了，经过了这次的风浪，所有雄心壮志也消磨殆尽，今天这个结果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至少还能平平安安的过下去。”

“知足常乐。”她附和。

“我现在只担心以成。”邱兴忧心的说道：“我就以成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被我们夫妻俩宠坏了，他虽然比你大个几岁，但却不如你来得成熟、独立。”

“他会成熟的，眼前就是一个最好的磨练机会。”她有颇深的感触。

这是叶宜庭曾经有过的亲身经历。在父亲经商失败以前，她也是个养尊处优、好逸恶劳的千金小姐，现实的冷酷逼得她加速成长。

邱兴宽慰的说道：“对方在我极力的争取下，答应保留一个副理级的职位给以成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

邱兴喜爱的看着眼前的女孩：“宜庭，当初我之所以让你跟在我身边做事，只是碍于你爸爸的情面，在你当我助理的这两年来，我很快发现，你是一个聪慧、心思缜密、负责任的好帮手。”

“邱伯伯，我很感激你当时对我伸出的援手，我只是很努力的做好我份内的事。”她谦逊的说道。

“无论是在待人处世、或公司业务上，你懂得甚至比以成还多。”他突然恳求道：“宜庭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留下来帮助以成，辅导他，让他尽快的能独当一面。”

他的要求一点也不令她为难；她需要一份优渥的薪资奉养父母，而且她对以公平方式入主“大新”的新老板并无成见。

她保证的对她一笑：“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以成的。”

叶宜庭走出邱兴即将让出的气派办公室，在走廊转角处遇上了迎面而来的邱以成。

“嗨，宜庭。”他一向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“爸刚刚是





不是告诉你事情的结果了？”

她点头。

“他还好吧？”他迟疑的问。

“你爸爸是个很坚强的人，他会挨过去的。”她安慰他。

他轻叹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“他现在只担心你。”

他恍似不胜负荷的半倚在墙壁上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他沉吟了好久，才幽幽的开口：“我害怕，宜庭，你无法想象我现在心里压力有多大，所有人对我的期望有如沉重的枷锁，压得我几乎快喘不过气来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宜庭同情的看着他。

“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真没想到我爸爸的事业会有失败的一天，我已经安逸惯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负起责任。”

“可是现实是最残酷的，它不给你时间慢慢的准备。”

“我知道你也有过同样的遭遇。”

她点头。“所以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那种无助的感觉很可怕。”

“可是你做得很好，让每一个接触过你的人，都忍不住的夸赞你。”他眼里有着毫不掩饰的钦羡。

她淡然而笑：“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比现在的你还彷徨无措，总以为那一切只是场噩梦，等我醒来，所有的不快都会消失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他无奈的呻吟：“但这个噩梦似乎永无止境。”

“没错。”她的语气中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感伤。“但是这一场梦终究还是会醒的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很快的发现，逃避不能改变任何事实，残酷的现实和不断的挫折会使你成长，学会坚强。”

他咀嚼着她的话。

她专注的看着他，鼓励道：“以成，现在你也必须为了你的家人振作起来。”

邱以成有些茫然的迎视着她，低声道：“我怕自己会令所有人失望。”

